

郑板桥

李金旺主编 曾兆旺译

家书

与弟亦师亦友，笑谈天下大事，纵论为人治学；与妻琴瑟和鸣，交换育儿看法，细聊生活琐事；与子舐犢情深，劝诫去恶向善——浓浓的亲情，真真的话语，深深的智慧，实实在在的孝道传承。



外文出版社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清代十大名臣
家书系列

郑板桥家书



李金旺主编 曾兆旺译



外文出版社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郑板桥家书 / 李金旺主编.

北京: 外文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2012

(清代名臣家书系列)

ISBN 978-7-119-07935-6

I. ①郑… II. ①李… III. ①郑板桥(1693~1765)

—书信集 IV. ①K825.7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198550号

责任编辑: 曾惠杰

装帧设计: 邢 毅

印刷监制: 冯 浩

郑板桥家书

主编: 李金旺

出版发行: 外文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 中国北京西城区百万庄大街24号 邮政编码: 100037

网址: <http://www.flp.com.cn> 电子邮箱: flp@cipg.org.cn

电话: 008610-68320579 (总编室) 008610-68327750 (版权部)

008610-68995852 (发行部) 008610-68996177 (编辑部)

印刷: 三河市华晨印务有限公司

经销: 新华书店 / 外文书店

开本: 880mm×1230mm 1/32 印张: 8 字数: 120千字

版次: 2012年10月第1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119-07935-6

定价: 29.8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有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电话: 010-52100438)

目 录

郑板桥小传

〇〇二

雍正十年杭州韬光庵中寄四弟墨（论为人即是为己）

—— 〇〇四

焦山读书寄四弟墨（笑谈和尚与秀才）

—— 〇〇八

仪真县江村茶社寄舍弟（论为文境界）

—— 〇一二

焦山别峰庵雨中无事书寄四弟墨（纵论烧书）

—— 〇一八

焦山双峰阁寄四弟墨（由孤坟而论及为人）

—— 〇二五

焦山读书复四弟墨（答复焦山读书之用意）

—— 〇二八

焦山别峰庵复四弟墨（谈如何作诗）

—— 〇三三

仪真客邸复文弟（谈历代墨竹画流派）

—— 〇三八

再复文弟（论技艺不别雅俗及画墨竹之法）

—— 〇四三

仪真客舍寄内子（痛悼内弟）

—— 〇五〇

淮安舟中寄四弟墨（剖己骂人之失）

—— 〇五二

范县署中寄四弟墨（嘱賑济亲友）	——	〇五四
范县署中寄四弟墨第二书（谈购荒地筑茅屋事）	——	〇五八
范县署中寄四弟墨第三书（论读书要有特识）	——	〇六二
范县署中寄四弟墨第四书（论农夫与书生）	——	〇六九
范县署中寄四弟墨第五书（论作诗命题之重要）	——	〇七六
范县署中寄郝表弟（论墓地风水并谈购墓地事）	——	〇八三
范县署中寄郝表弟（谈饮酒事）	——	〇八七
范县署中寄四弟墨（告知近况）	——	〇九〇
范县署中寄四弟墨（谈改家宅风水事）	——	〇九四
潍县署中寄四弟墨第一书（论过目成诵之弊）	——	〇九八
潍县署中与四弟墨第二书（论爱子之道）	——	一〇二
书后又一纸（论养鸟之道）	——	一〇六
书后又一纸（论尧舜）	——	一〇八

潍县寄四弟墨第三书（谈聘师教子事）——一二五

潍县寄四弟墨第四书（论读书）——一二一

潍县署中与舍弟第墨五书（论写文章及写字作画）——一二三

潍县署中寄四弟墨（谈改建家屋事）——一三〇

潍县署中寄四弟墨（谈自己也崇拜人）——一三五

答同年蔡希孟（谈客籍考生事）——一三七

复同寅朱湘波（谈已过及烦恼）——一四一

与同学徐宗于（谈近况及办民团事）——一四五

复同年孙幼竹（谈儒者之通病）——一四九

潍县署中复四弟墨（论文字之虚实）——一五三

潍县署中寄四弟墨（谈逃奴郑迁事）——一六〇

潍县署中寄四弟墨（推赞吉丈之诗）——一六四

潍县署中寄四弟墨（告与人联姻事）——一六六

濰县署中寄四弟墨（告勿与联名告官事）	一六八
濰县署中寄四弟墨（谈族弟争田事）	一七三
又寄四弟墨（谈购墓地事）	一七七
濰县署中寄四弟墨（告遣妻儿归里事）	一七九
濰县署中寄四弟墨（谈近况及陆亲家被免职事）	一八三
濰县署中寄四弟墨（谈病情并托教子事）	一八九
濰县署中寄四弟墨（谈难以戒酒事）	一九三
濰县署中寄四弟墨（贺弟生子并告饶嫂病情）	一九五
濰县署中寄四弟墨（请弟决事并告捕匪）	一九八
濰县署中寄四弟墨（告养生与为学之法）	二〇一
濰县署中寄四弟墨（谈聘教师事）	二〇五
濰县署中寄四弟墨（请弟速探荷生学问）	二〇九
濰县署中寄内子（谈女儿婚礼事）	二一一

濉县署中寄四弟墨（谈聘师及嫁女事）	二一五
濉县署中寄四弟墨（悯弟并告公事）	二一九
濉县署中寄内子（叙饮食教子诸事）	二二五
濉县署中谕麟儿（诫读书须精、叙事须明）	二二九
濉县署中寄四弟墨（告得教师善教之喜）	二三三
濉县署中寄四弟墨（告招募巡勇事）	二三七
濉县署中谕麟儿（诫善待邻里、勤读好书）	二四二
再谕麟儿（诫勿怨天尤人）	二四六



清代十大名臣
家书系列

郑板桥家书



李金旺主编 曾兆旺译



外文出版社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郑板桥小传

板桥名燮，籍隶江南，以进士出宰范、潍等县，服官鲁省十余年，颇为空道所器重。而卒困于下位者，由于天性傲岸好骂，嫉之者众耳。先生雅擅三绝奇才，诗书画都为名公巨卿所激赏。平生著述亦甚富，惜其放诞不羁，往往随手散佚，以致坊间刊行之《板桥全集》亦仅十之二三耳。兹在三山某藏书家得见先生家书一厚册，后有附志，云从先生后裔处借得抄本，则洵非赝鼎矣。

郑板桥小传

郑板桥，名郑燮，号板桥，江南省（今上海市、江苏省、安徽省）人，以进士身份出任范、潍两县县令，在山东为官十余年，很受当局赏识器重。而郑板桥最后贫困而终，是因为高傲自负、喜好骂人的性格引起众人嫉恨所致。郑板桥很擅长于诗、书、画，被誉为“三绝奇才”，其作品极受王公贵族赞赏。郑板桥平生著述颇丰，可惜本人性格放荡不羁，写完后往往随手丢弃，以致世间刊行流传的《板桥全集》也仅仅收入其全部作品的十分之二三。今于三山某藏书家处寻得一册《郑板桥家书》，书后有附录，说明此书是从郑板桥后裔处借阅抄录，由此看来确实不是赝品。

雍正十年杭州稻花庵中寄四弟墨

(论为人即是为己)

谁非黄帝尧舜之子孙，而至于今日，其不韪而为贼获、为婢妾、为舆台、为皂隶，窘穷逼迫，无可奈何。非其数十代以前即自贼获、婢妾、舆台、皂隶来也。一日奋发有为，精勤不倦，有及身而富贵者笑，有及其子孙而富贵者笑。王侯将相，岂有神乎？而一二失路名客，落魄贵胄，借祖宗以欺人，述先代而自大。辄曰：彼何人也，反在霄汉；我何人也，反在泥涂？天道不可凭，人事不可问。嗟乎，不知此正所谓天道人事也！天道福善祸淫，彼善而富贵，尔淫而贫贱，理也。庸何伤！天道循环倚伏，彼祖宗贫贱，今当富贵，尔祖宗富贵，今当贫贱，理也。又何伤！天道如此，人事即在其中矣。

愚兄为秀才时，检家中旧书卷，得前代家奴契券，即持灯下焚去，并不返诸其人。愚哲与之，反多一番形迹，增一番愧怍。自我用人，从不书券，合则留，不合则去，何苦存此纸，使吾后世子孙借为口实，以便苛求抑勒乎！如此存心，是为人处，即是为己处。若事事预留把柄，使入其网罗，无能逃脱，其穷愈速，其祸即来，其子孙即有不可问之事、不可测之忧。试看世间会打算的，何曾打算得别人一点？真是算尽自家耳！可哀可叹，吾弟识之。

雍正十年杭州韬光庵中寄四弟墨

（论为人即是为己）

我们谁不是黄帝及尧舜的子孙？到了今天，有的人不幸成为奴婢、小妾及地位低贱的奴仆，穷困交加而又无可奈何。这些人数十代之前的祖宗并不全是奴婢、小妾及地位低贱的奴仆。一个人只要奋发图强，有所作为，专心勤勉不知疲倦，自己就能终成富贵，或者到了子孙一代就富贵。王侯将相，难道是天生的吗？有少数家道中落的贵族子弟，凭祖宗名望压人，讲述先辈的功绩而自以为是。动辄就说道：“他是什么人？凭什么在帝王身边？我是什么出身？反而要居卑下的地位？”天理不可凭恃，人事不可究问。唉！岂不知这正是我们平常所说的天道人事啊。心地仁爱、品质淳厚的人往往能沾得福气；过度沉溺、放纵者往往招来祸害。他从善所以富贵，你放纵沉溺所以贫贱，就是这一道理，有什么值得伤心的呢！天理就是这样循环往复，他祖宗贫贱，到了这一代富贵了，你祖宗富贵，到了这一代贫贱了，这也是符合

天理的，又有什么值得伤心的呢！这就是天理，人间之事的道理也可以涵括于其中。

哥哥我还是秀才的时候，检视家中装书用的旧竹箱，发现上辈祖先留下的家奴契约，马上拿到灯下烧毁，而不是返还给这些人。我所担心的是，这样明着还给他，反而多一份他落魄微贱的痕迹，会增加他的羞惭。我雇佣人，从不要求对方签契约，满意的就留下，不合适的就离开，何苦去保留这一纸契约，让我的后世子孙有了借祖宗而自大的口实，进而产生不切实际的要求和勒索！这种想法，是替别人打算，同时也是为自己打算。如果每件事情都费尽心思想着要留下对方的把柄，要让对方落入圈套而不能逃脱，这样他很快就会走向贫困，很快就会招来祸害，其子孙也很快有不明不白、不可预测的忧虑。试看这世间，那些精于算计的人，又何曾算计到别人一点？只能是算尽自家罢了，这是很让人悲哀、叹息的事情。希望弟弟你能明白这个道理。

焦山读书寄四弟墨

(笑谈和尚与秀才)

僧人遍满天下，不是西域送来的，即吾中国之父兄子弟，穷而无归，入而难返者也。削去头发便是他，留起头发还是我。怒眉瞋目，叱为异端而深恶痛绝之，亦觉太过。佛自周昭王时下生，迄于灭度，足迹未尝履中国土。后八百年而有汉髡师，说说笑笑，惹出这种事来，佛实不闻不晓。今不责髡师而齐声骂佛，佛何辜乎？况自昌黎辟佛以来，孔道大行，佛焰渐息，帝王卿相一遵《六经》、《四子》之书，以为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此时而犹言辟佛，亦如同嚼蜡而已。和尚是佛之罪人，未盗淫妄，贪婪势利，无复髡心见性之规。秀才亦是孔子罪人，不仁不智，无礼无义，无复守先待后之意。秀才骂

和尚，和尚亦骂秀才。语云：各人自扫阶前雪，莫管他家屋瓦霜。老弟以为然否？偶有所触，书以寄汝，并示无方师一笑也。